

## 油纸伞下的江南

□ 文 / 李笙清

江南多雨,于是在我心里,一直觉得油纸伞是属于江南的,属于江南婉约的风情和古老的村落,还有穿着旗袍的江南女人。烟柳之下,细雨霏霏,撑一把油纸伞,衣裾飘飞,走过江南狭长的街巷,弯弯的石拱桥,踏上乌篷船头,在一河清波的摇晃中,将漫长的梅雨季节顶在头上,留一路雨声淅沥……这样一幅诗意盎然的画面,曾固执地在我心头盘踞多年,其中最重要的道具仅仅只是一把布满岁月风尘的油纸伞,童年时,它曾无数次张开在我的头顶。

当我又一次走过江南苏杭,走过婺源和美丽的西子湖畔,走在宏村粉墙青瓦翘檐如黛的古老长巷,白云蓝天,却没看到以油纸伞为主题的写生图,像微风一样为我展开。就在我的心里有些隐隐失落时,踏着青石板道,转过一道街巷,一堆五颜六色的油纸伞,或素雅,或鲜艳,突如其来地就充盈了我的眼帘。是的,一把一把的油纸伞,有的张开着,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;有的摆放在塑料布上,像端庄娴静的少女。

卖油纸伞的是个年约四十的女人,虽然人近中年,眼角出现了细密的皱纹,但身材苗条纤瘦,尖尖的下巴,小巧的嘴唇。可能是刻意穿上一袭素白的旗袍,浑身上下,散发出一股江南女人娉婷婷婷的韵味儿,看上去,有点像张爱玲笔下的旗袍女人,虽然缺乏一种高贵和优雅的气质,又有些像戴望舒《雨巷》中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,尽管岁月的风霜已让她少了一丝青涩和羞赧。可江南就是不能缺少这样一幅充满诗意的风情画,一如她卖的这些油纸伞,因为江南的美丽而生动着,也生动了江南的风情。

忍不住买下一把,迫不及待地撑开,便感觉到江南一下子被浓罩在油纸伞下,一缕古老的气息越过万水千山风雨沧桑,在这些古民居间流动着,注满了阳光的味道,我的油纸伞情结,也被一层层打开。在油纸伞的转动中,江南成了一波潋滟的清波,一圈又一圈,在胸口徐徐荡漾。

童年时,家里用过好几把油纸伞,有一把“苏恒泰”伞店制的油纸伞,印象特别深刻。竹制的伞架,刺槐树做的伞柄,厚薄适宜的皮纸,做工精细,伞面上绘有荷叶、荷花图案。每到夏天,母亲总会给它上一遍桐油,这样才能经久耐用。

我的油纸伞下的记忆,没有《白蛇传》中许仙与白素贞西湖相遇的浪漫情趣,也没有旗袍、长衫的书中雅意,只有一次次牵着母亲的手,走在乡间路上,江南稠密的雨丝,因为油纸伞的倾斜而变成了斜线。每次到了外婆家,收伞进屋,水珠纷纷,因为照顾我,母亲的半边身子已然淋湿;或将小小的身子隐在油纸伞里捉迷藏,总是很快就会被妹妹找到;或站在院中的梧桐树下,双手不停地旋转着伞把,让枝叶间渗透下来的光影也斑驳起来。还有沸腾的蝉声,如花瓣缤纷滑落在油纸伞上,被旋转成

记忆中斑驳的片段……

同伴们拎着各种当地的土特产,笑我都什么年代了,还买这古董一般的玩意儿。我含笑不语,思绪已然穿越油纸伞下温馨的记忆,在江南的日光里沐浴。我将它高高举过头顶,嗅着熟悉的桐油味,想象走在江南古朴的村路上,挽起母亲的手,油纸伞下的江南,一定会是母性的,抒情的,温柔,而且绵长。

## 助

□ 文 / 王 菲

喜欢在静静的夜晚,泡一杯淡淡清茶。看着茶叶在水中翻滚,自如地舒展着身姿,一边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比如看书或者写点什么。喜欢这样清净淡然的属于自己的时光。

而此刻,这悠悠的清淡茶香,这一片氤氲的雾气,让我的思绪有些飘忽,眼前浮出了一个小孩怯怯的眼神,还有她父亲质朴木讷的样子,他们就是这些茶叶的馈赠者。

那天,王霞和她的父亲又来了,说是专门来看我的。小姑娘又长高了,还是那么腼腆害羞,躲在她父亲身后,怯怯地喊了我一声“妈妈”。她父亲又带来一袋茶叶,自家做的茶叶,捧在手心,散发着馥郁的幽香。

我看着茶叶,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幕场景,在烈日下,她的母亲用一双灵巧的手,一片一片的采摘着碧绿的茶叶,挥汗如雨。多么善良质朴的人啊,我并没有为他们做些什么,却换得他们一次次感恩似的回报,每每总让我觉得心中忐忑,觉得自己有愧于这样的回报。

与那个小姑娘的相识,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。

那是2007年的一个下午,医院的团委书记到我们科室询问,有没有人愿意资助一些贫困的孩子上学,也就是爱心妈妈,每年付出的钱并不多。当时也没有多想,护士长带头,几个美女同事纷纷应允了。就这样,我与这个叫王霞的小女孩,就有了“母女”之缘。

依然清晰地记得,第一次去那个小山村的情景。

一行十几个人,带着一颗激动的心和一些书包笔之类的东西,出发了。到了那儿,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与盛情的款待。每个妈妈和孩子们都在一起亲热的交谈,互留着地址与电话号码。那气氛那场景那么热烈,让人感怀。

第一眼见到她,我的心就有了疼惜之感。小小的单薄的身体,稍微有些蓬乱的头发,清澈的有些怯意和害羞的眼神。缘分是个奇妙的东西,它会把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连到一起,在那一刻,我是深深相信,我和这个小女孩是有缘的。

临走时,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家长们送来的一些土特产,像板栗之类的东西。虽然不值钱,却表达了他们殷殷的感激之情。

岁月像一条河,冷静地匆匆流过。转眼已经三年多了,和王霞接触的并不多,除了定时的资助以外,他们并没有给我